

文章编号: 1674-5094(2010)06-0094-05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儿童书写”论<sup>\*</sup>

夏益群

(湖南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205)

**摘要:** 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成人灵魂进行严酷拷问的同时,也将关注的目光停留在儿童形象上。童年的经验、俄国社会的现实、对儿童世界的真切理解与体认,共同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杂深邃的儿童观。他笔下的儿童形象不仅是作者理想的言说,还是作者用以批判黑暗社会的符码,同时也是作者对现实儿童的人道主义关怀的体现。

**关键词:** 陀思妥耶夫斯基; 儿童形象; 符码; 儿童书写; 童年经验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863/j.issn.1674-5094.2010.06.019**

## 引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复杂的现象,对其人其作的研究浩如烟海。这位被誉为人类灵魂的拷问者、人性评判的“残酷的天才”的作家,在心底有着温柔的一角——一位人道主义者对儿童的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78年3月16日曾给俄国教育家米哈伊洛夫的一封信中谈到<sup>[1]354</sup>:“我正在研究孩子,已经研究了一辈子,我非常喜欢他们,我自己也有孩子……”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从未放弃过对孩童的研究,因而一些研究者称其有“孩子综合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到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时时闪现着孩童的身影:小瓦连卡(《穷人》)、涅朵奇卡(《涅朵奇卡·涅兹瓦诺娃》)、“我”——11岁的小男孩(《小英雄》)、涅莉(《被侮辱与被欺凌的》)、马马拉多夫家的孩子们(《罪与罚》)、郭立亚(《白痴》)、马特廖莎(《群魔》)、伊柳沙(《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笔者试图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儿童形象研究出发,进一步考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儿童的关注、认识和理解,并探索其对人生存在意义的终极性关怀与追问。

基于儿童自身的劣势,儿童形象在成人文学中是弱势群体,他们无法在成人文学中取得言说的主

动权。成人是成人文学中儿童言说的代言人,也就是说,儿童的言说总打上了成人思维的烙印,是成人童年经验的投射。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一个军医家庭,童年时期的家安扎在莫斯科最凄凉的地方——苏舍沃区,附近是弃婴收留所、疯人院和墓地。其父母亲的性格截然相反,父亲性格乖张粗暴,母亲却善良柔顺。陀思妥耶夫斯基儿童时代的一丝丝快乐的阳光却因为母亲的早逝而消失,不幸的家庭生活给孩提时代的作者带来苦闷和抑郁。“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的童年往往都郁郁寡欢,毫无乐趣,这在很大程度上自然与作家本人的经历有关。当他写到‘那些高傲矜持、抑郁不乐、孤傲不群、从小就受到欺凌与侮辱的年轻人,往往都怀抱有一种纯洁的理想’时,无疑说的就是他自己”<sup>[2]32</sup>。童年的经验、俄国社会的现实、人道主义关怀、对儿童世界的真切理解与体认,便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儿童独特的理解与认识,以及复杂深邃的儿童观。他笔下的儿童形象不仅是作者理想的言说,也是作者用以批判黑暗社会的符码,更是作者对现实儿童的人道主义关怀。

## 1 “儿童书写”与理想的言说

《圣经》里为小孩子按手祝福一章中,耶稣曾生气地责备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

\* 收稿日期: 2010-04-25

基金项目: 2010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儿童形象研究和儿童教育”。

作者简介: 夏益群(1974-),女(汉族),湖南益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他们,因为上帝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上帝的国的,绝对不能进去”<sup>[3] 67</sup>。只有像孩子们一样才能进入上帝的天国,才能得到耶稣的抚摸。孩子们与已经世俗的大人保持着距离,是天堂的光芒,是人类的未来。批判现实主义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把儿童高置于成人之上,而且赋予他们神性的色彩。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因受尽人世苦难而贫病交加进入天国的孩童躯体上,没有暴力和血腥的痕迹,却发出神性之光。“小小的涅莉置身于鲜花丛中的小棺材里,消瘦没有生气的小脸,却有着凝固的微笑,两手交叠在胸前”<sup>[4] 376</sup>。走入天国的伊柳沙也是如此消瘦,尸体没有异味,表情严肃如在沉思,小手一样交叠在胸前。地下室里的小男孩和那些冻死在襁褓里、寄养在育婴堂被折磨而死以及闷死在车厢里的孩子们一块参加天堂耶稣的圣诞晚会。这虽是作者的一种虚构,也是作者对儿童生命的理想化和神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孩子往往以天国的主人、人间基督的形象出现,来拯救成人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要塞接受审讯时,创作了短篇小说《小英雄》,其中描述了一位11岁的小男孩,其纯朴、天真的儿童世界与虚伪冷酷的成人世界相对照,显出儿童生活的崇高与美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自己的苦役流放经历创作的《死屋手记》中,一位如天使般的小女孩出现在“我”沉闷阴郁的死屋生活和那些忧郁狠毒的苦役犯当中,她请求“我”看在上帝的面上收下一块铜板。这块铜板长久地保存在“我”的身边。这个小女孩是作者对这黑暗世界寄予的一线光明和希望。《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中小涅莉被“我”称为小天使,成了大人世界中的救星。她向娜塔莎的父母讲述了自己和母亲的苦难生活,唤醒了老人因自尊而埋藏于心底的父爱,让娜塔莎一家幸福地团圆了。《白痴》中和梅斯金公爵一起在瑞典的孩子们帮助患肺病的玛丽忘却了自己悲惨的厄运。《一个荒唐人的梦》中的“我”,在生命百无聊赖之际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街上一位8岁光景的小女孩悲切地呼唤我去救救妈妈,此事唤起我心底的恻隐之心,“我”热切地想去帮助那个小女孩,事实上小女孩真正成为“我”灵魂的拯救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长篇著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也对孩子们作了更精彩的描写。小说中作者借伊万之口说道,即使肮脏、难看的孩子也可爱。小说

中的伊柳沙是一个被人瞧不起,但人格高尚的贫民孩子,9岁便知道什么是世上的真理,勇敢地维护自己的父亲。小说中和郭立亚一起的这帮小孩子们对病榻前伊柳沙的关心与爱护,与尔虞我诈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间的成人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辽沙和孩子们才代表着一种人类最高的理想,一种孩童式的、基督式的美好理想。

孩子们使人们的生活在最高意义上富有人性,只有在孩子们的身上,才能发现人类生存之美。我们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圣洁的儿童形象中看出其是把儿童置于一种高于成人的地位,儿童成为作者言说自我理想的一种象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曾写到,“我们不应该在孩子们面前自负,我们比他们差”<sup>[5] 84</sup>。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儿童的无比崇敬之情,源于其对儿童的热爱和基督教的情怀。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在回忆录中写到,作家常常在午饭后抽出时间和孩子们一起,哭闹的孩子只要和作家一起马上就会破涕为笑;作家常写作至深夜,却关心着仆人的孩子们,为他们盖被抚慰其入睡。不仅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留心大街上的孩子们,关注孩子们的痛苦命运,常去少年管教所和育婴堂看望孩子们。作家通过与这些活生生的极其个体灵性的孩子们的接触,走入儿童的生命世界,去体验、去理解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生命的体验,形成了自我与儿童的一种精神关系。这一种精神关系,是将作者自身对“俄罗斯向何处去”的追寻融入儿童的本真生命当中,代表作者纯朴的基督教理想。

## 2 “儿童书写”与批判的符码

19世纪的俄国社会在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双层重压下,一片混乱,人们信念丧失、道德沦丧、传统解体。俄国伟大的作家们将笔下的妇女、农民形象与儿童形象一道塑造成为批判黑暗社会的符码。黑暗的社会让一群群无辜的小生命承受着天性丧失、命运悲惨的境遇。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孩子们从彼得堡大街到伦敦草市几乎全都是苦难的化身。《穷人》中高尔什科夫家的孩子们从没有欢蹦乱跳的时候;《罪与罚》中马美拉多夫家的孩子们个个都是如火柴棍般的幼小身体,一张张瘦削而恐惧的小脸,可怕地哭喊着死去的母亲。陀思妥耶夫斯基见到的彼得堡大街

上出来晒太阳的小孩子们,总只有一两岁,因为活不到大的年纪就夭折了,个个都是“多么瘦弱,多么苍白,病恹恹的,没有血色;他们的小脸又是多么的忧郁”。伦敦草市那些被母亲带来的女孩子卖身求辱的场景更是凄惨:一个小女孩,顶多只有6岁,衣不蔽体,肮脏不堪,赤脚,骨瘦如柴,又遭人毒打,破烂的衣服中露出了身上青紫的伤痕。

别林斯基认为儿童学习的折中年龄是7岁。而7岁这一年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识当中,是一个儿童善恶划分的潜在界线。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喜爱那些7岁之前的孩子们,他认为,“四岁,五岁,六岁,也就是那些小孩子们,曾经是最好的”<sup>[5]285</sup>。作家特别在其小说中提到儿童7岁这一人生的关键时期。《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谈到当孩子真正是孩子的时候,以7岁为界,这时的孩子与大人保持着距离,是另一种生命体,有着另一种天性。而在《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对索尼娅说,有的小孩子7岁就学坏了,就当小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带着一只手的男孩》中,“我”遇到乞讨的小男孩,也才刚7岁,他的发展道路最终是变成个十足的罪犯。有些孩子才16岁就已经把官衔看作智慧,并且津津乐道于肥缺美差了;一个15岁的孩子心里就老想着100元钱币;伦敦草市那些衣不蔽体的小姑娘们过早地怀着强烈的仇恨和绝望。这些孩子们都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成长,他们的恶是环境所造成的。

即使在那些圣洁的小天使们身上也会有恶的一面,《罪与罚》中斯维里加洛夫梦中救起的那个只有5岁的小女孩,睡醒之后妖冶的小脸蛋露出的是一副厚颜无耻的挑逗人的表情。《被侮辱与被作害的》中的小涅莉的变态心理,她从小形成的对于人的怀疑、戒备与怨恨的情绪,她的古怪、固执、冷酷的性格是她的生存环境与遗传决定,但也无法掩饰孩子心底的恶之果。《白痴》中一个瑞士村子里的40多个孩子都曾经拿受歧视的玛丽取乐,甚至往她身上扔泥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了阿辽沙初次遇到的那些孩子们和伊柳沙的一场石头战,孩子们对伊柳沙无比的仇恨和蔑视,也可说是作者对儿童恶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小伊柳沙为了报仇用削笔刀戳了男孩子克拉索特金,将所有的恨化作手中的石头扔向阿辽沙,并在他中指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儿童之苦和恶根源于

土地的缺失和家庭的不幸,他在《土地与孩子们》一文中谈到孩子们不应和土地分离。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连一块贫瘠的土地都没有,所以他们不得不在地下室生下孩子,这些孩子有一半叫不出自己父亲的名字,有另外一半叫不出自己母亲的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中反复强调:“孩子们应该在土地上出生,而不应生在大街上”<sup>[5]289</sup>。这些属于未来的孩子们只有在“村社花园”里才能够健康地成长,才不会有10岁的小女孩和工人们在酒馆里喝酒了。土地缺失和家庭不幸所造成的恶劣环境给孩子们带来极坏的影响,“孩子变坏的原因还在于他那些坏的天性(因为人生下来就有这些东西),以及那些不善于或懒得及时克服这些坏的天性并用榜样使其变好的教育者。其次,孩子和大人一样,受到他所处环境的影响,还受到个别别人的影响,其程度可达到将他完全控制”<sup>[6]264-265</sup>。俄罗斯学者莫·艾普斯金(М. Эпштейн)在《童年的形象》一文中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孩子们一面是传统基督教对圣洁的象征,一面又是准备侵犯基督教圣物的、恶魔般的人”<sup>[7]247</sup>。在儿童形象撒旦特质一面的背后更多的是丑恶社会环境的影响:偶合的家庭,父母亲的不尽职责以及社会的黑暗。陀思妥耶夫斯基向社会深切地呼吁:“先生们,我们世纪的孩子生活得多么艰难!因为这个,我只是仅仅想让你们关心下孩子们呀!……”<sup>[5]292</sup>

### 3 “儿童书写”与现实的关注

“孩子是花朵,是春天树上长的绿叶,他们需要阳光、空气、广阔的天地、新鲜的养料”<sup>[8]54</sup>。如何使人间最美的花朵灿烂地开放?这是极具人道主义情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关注的问题。作家关注着当时儿童的生存境况和儿童的习性、成长特点,表达了自身对儿童的理解与认识,诸多观点对当下教育不无裨益。

儿童是具有独立生命意义的个体,他们既不是成人的附属品,也不是缩小的成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颗仁爱之心走入儿童的世界,把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来对待。他夫人也不由得赞叹他:“我从前没有、后来也没有见过哪个人能像我丈夫那样善于了解儿童的心灵世界,并且用有趣的谈话让儿童听得津津有味。在这样的时刻,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自己也变成儿童了”<sup>[9]288</sup>。对儿童的尊

重与了解,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更深刻地了解孩子们,融入他们的世界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孩子们并不愚笨,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成长过程,在与孩子们交往中,我们应给予更多的是爱与尊重。相反,很多成年人对孩子并不了解,他借梅斯金公爵之口,说:“什么也无需对孩子们隐瞒,千万不要以为他们还小,知道这些还早作借口……当一只美丽小鸟信任而又幸福地望着您的时候,欺骗他们是可耻的!”<sup>[10] 63</sup>

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注重对小女孩纤弱而敏感的心灵世界的探索,在他的许多小说中塑造了很多小女孩的形象,并细致刻画了小女孩的心理世界。《涅朵奇卡·涅兹瓦诺娃》中的卡加因为列奥达太太表扬涅朵奇学字母比她快而心生嫉妒,在受到列奥达太太批评后,活蹦乱跳的卡加整整两天没有笑声和叫声。面对骄傲和自负的小卡加对涅朵奇卡内心的嘲笑和不友好的态度,公爵父亲批评了她,卡加年幼的心受到了震动,自我反省后向涅朵奇卡道歉,获得了父亲的原谅。幼小的心灵不需要父母大声的呵斥和任意的放纵,对其心灵的引导才是最正确的方式,因而面对父亲,卡加能完全直率、坦白和毫无隐瞒。不仅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还塑造了许多敏感而又多疑的小女孩,她们善良的灵魂后面隐藏着种种变态的情绪。孤儿涅朵奇卡、涅莉、受虐的丽莎(《永恒的丈夫》)以及捉弄阿辽沙的丽扎,这些小女孩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忧郁而倔强的心理、富于幻想的性格,以及幼小身躯所承受的世间苦痛,都渴望得到自己心仪之人的爱,却又几经迂回而不能坦白相诉。从这些稚嫩的生命中我们看到了他们似懂非懂、像是成熟却又未完全成熟的孩子们的心理变幻,世间的爱让她们感受到生活的温馨。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在用这些孩子们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诉说小女孩的情怀,以及如何使这些稚嫩的小生命从对恨世的地狱中走入爱的天堂。否则,这些受尽世间侮辱的小女孩只有毁灭自己,天使般的灵魂只有被成人羞辱。如《罪与罚》斯维里加洛夫幻想中的14岁小女孩一般投河自尽,在潮湿寒冷的黑夜里,发出被无耻凌辱的、却又无人听见的绝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作家日记》中写了一篇题为《孩子生活中的趣事》的文章,讲述了一位叫莎莎的12岁的小女孩因学习不好,受一个小女孩的影响,欺骗母亲离家出走,在外受尽苦难最后回到家中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离家出走的小女孩为

例阐述了儿童教育的观点,他认为这个孩子并不如同她自己所称的那样笨,这是一个孩子成长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可以为成人理解的事件。这颗幼小的心灵已走出了第一个童年期,但还远未成熟,他们有时会产生一些令人吃惊的、荒诞的想法、梦想和决定。十二三岁的小女孩的内心世界具有二元性的特点,一方面他们身上还保留着最令人感动的、幼稚的天真和不成熟;另一方面他们身上又呈现出非同一般的理解和认识事物的能力,以及很快地接受父母亲和教育者思想观念的能力,因而他们看起来无所不能。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一阶段小女孩的生活称为“特别危险和关键的”时期。

除此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看重一个人童年教育的重要性。孩子们只有在童年时代留下美好的回忆,接受良好的教育,得到父母的关怀与爱,才能健康成长。父母在年幼的孩子身上应当永远保持一种崇高的形象,否则的话,父母不好的形象就有可能在小孩子的心里播下一颗坏种子。相反,童年时期保留下来的美好的回忆正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如果能带着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走向生活,那么,“这个人便可终生得救,即便只有一段美好的回忆留在我们心中,有朝一日它也会有助于我们得救”<sup>[11] 907</sup>。《穷人》中瓦连卡对童年自由自在的乡村生活的美好回忆,是对自己困苦生活的一种安慰;《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幼年时奋力保护一匹被成人抽打的小黄马的事,也许正是其内心中隐藏的善的体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对儿童的尊重、对孩童心灵世界的关注、对童年期的看重,正是其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对儿童人道主义关怀的体现。

## 4 结 语

“对儿童的理解就是对人自身的理解,追寻儿童的意义,就是在追寻人类自己”<sup>[12] 29</sup>。尼采在《查拉斯图如是说》中说人的精神变形是从骆驼变成狮子,最后变成小孩。尼采在小孩身上发现了人类新价值创造的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儿童的生命和生活中倾注了爱与心血,在探索人之谜时将人类的希望赋予儿童。儿童生活的“黄金国”,才是人类生活最美好的境界,才是乌托邦的理想之国,才是人类精神的家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在儿童身上寄予理想,同时又对儿童的成长和教育给以关注,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儿童观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

事实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心中怀有美好的理想,体现在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与反省中,在现实的不断完善中,从而不断地完善人类生活。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写到的:“人的生命中没有最可宝贵的、神圣的童年回忆,人就不可能生活……童年给人留下的回忆几乎总是影响最深刻的。但这些回忆究竟是什么,他们究竟给人的生活带来些什么,对他们来说这一珍贵的宝藏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所有这些,毫无疑问,是既令人感兴趣又严肃的问题。倘若能够事先多多少少猜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有可能消解现代许多使人担忧的问题,许多人会对俄罗斯的年轻人具有十足的信心;最主要的是——也有可能多多少少将感觉到我们的将来”<sup>[13][15]</sup>。对儿童的关注也就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儿童观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 参考文献:

- [1]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M]. 冯增义,徐振亚,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 [2] [苏]格罗斯曼.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M]. 王健夫,译.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
- [3] 马可福音 10 13- 16[M] / 新约全书. 新译本. 中文圣经新译会,译. 上海:圣经公会,1976
- [4]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M]. 娄自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5]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Дневник Статьи Записные книжки: В 3-х т. Т. 2 1875- 1877[M]. Захаров, 2005г.
- [6]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书信选[M]. 冯增义,徐振亚,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7] М Эпштейн, Е Юкина, Образы детства [J]. Новый мир, № 12 - 1979. - С.
- [8]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小小的图景[M] / 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 刘季星,李鸿简,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 [9] [俄]安娜·陀思妥耶夫卡娅.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M]. 李明滨,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10]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白痴[M]. 藏仲伦,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
- [11]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拉马佐夫兄弟[M]. 荣如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12] 姚伟. 儿童观及其时代性转换[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13] Е Б Бреева, Дет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 [M]. 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1999г.

(编辑:陈海燕)

**Abstract** Today, low-carbon economy has become the main trend of global economy, which also provides enormou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SMEs). Studying low-carbon economy from new energy level,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per unit of production, and low-carbon consumption, we can conclude that it is imperative for SMEs to develop low-carbon economy. There also exis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Conduc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changing the past extensive mode of development are important approaches for SMEs to develop low-carbon economy.

**Key words** low-carbon economy; SME; enterprise innovation; low-carbon consumption; green enterprise culture

## AFTER CRISIS: BLOCKING IN PUBLICIZING CRISI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FAILURE

JIAN Gui-deng( School of Humanity and Teacher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China) *JOURNAL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3, NO. 6 83- 87, 2010( ISSN 1674- 5094, in Chinese)

**Abstract** China's crisis management lacks a clear conveying of information and therefore is not an efficient crisis handling mechanism. Crises are not taken as dynamic continua and are treated as separated fragments, which will often generate vacuum areas in communication. Stimulated by public opinion on the Internet crises may evolve into more serious ones. Therefore, in handling crises, topic management may contribute to leading public opinion to a more friendly side and thus minimize the damage of crisis and avoid further crises.

**Key words** blocking;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crisis communication

## ERROR ANALYSIS OF THE AUXILIARY WORD “DE(的)” BY THAI STUDENTS

Yang Qi-bing QI Chun-hong( Institute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2, China) *JOURNAL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3, NO. 6 88- 93, 2010( ISSN 1674- 5094, in Chinese)

**Abstract** This paper statistically analyzes the auxiliary word “De(的)” in single attributive and explains the causes of errors with theories of SLA. Through research, we believe that errors of “De” are caused by overgeneralization of target language rules and the mother tongue negative transfer. Combining types and various causes of errors, this paper observes that Thai students' difficulties in the acquisition of “De” mainly consist of the concealing and revealing of “De” when a noun is used as an attributive.

**Key words** Thai students; auxiliary word; “De”; error analysis; overgeneralization of target language rules; negative transfer

## DOSTOEVSKY'S WRITING OF CHILDREN

XIA Yi-qu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hangsha Hunan, 410205) *JOURNAL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3 NO. 6 94–98 2010 (ISSN 1674–5094 in Chinese)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his insight into adult minds, Dostoevsky also paid attention to children. His own experience in his childhood, social reality of Russia at his time,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ldren world work together in the formation of Dostoevsky's complicated and profound approach to children. Children in his stories are not only representation of his ideals but also a symbol of his animating against the darkness of the society and an embodiment of his humanistic care about the real world children.

**Key words** Dostoevsky, children character, symbol, children writing, childhood experience

### **PRAGMATIC EXPLICITATION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HE CULTURAL MODELS TO BE APPLIED**

ZHANG Ru-g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China)  
*JOURNAL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3 NO. 6 99–104 2010 (ISSN 1674–5094 in Chinese)

**Abstract** Explicitation is a translation strategy to make what is implicit in the source language explicit in the target language without losing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with concrete exampl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explicitation strategy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ere has been a strong tendency of pragmatic explicita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potentials of three cultural models to deal with pragmatic explicitations are analyzed in conjunction with exampl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The caus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ragmatic explicitation are also examined in terms of explicitation limit.

**Key words** explicitation, pragmatic explicita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ultural models

###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ONSCIOUSNESS**

WANG Hong-chen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JOURNAL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3 NO. 6 105–108 2010 (ISSN 1674–5094 in Chinese)

**Abstract** Before western philosophy came into existenc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had derived from religions in its time. Philosophy came into human mind when ancient Greeks found the solution to the riddle of Sphinx. And its appearance requires abstract and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of men.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onsciousness through ancient Greek religions from primitive tribal religions to Olympus religion and to Dionysus-Orpheus relig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human self-awareness turned from the vagueness in the beginning to clearness and nature and man himself came to be subjects of human thinking. In such process, ancient Greek religions enlightened man's self-awareness that human consciousness grew mature and laid foundation for philosophic thinking.

**Key words** ancient Greek religions, philosophy, human consciousness, Olympus religion, Dionysus-Orpheus religion